



楊司令的少先隊

郭 墟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楊柳青先生遺稿

楊司令的少先隊

郭墟 著 秦耘生 插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寫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東北時期東北抗日聯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事抗日鬥爭的故事。

在東北抗日聯軍裏，不但有青年人，並且也有老年人；不但有婦女，並且也有兒童；不但有中國人，並且也有朝鮮同志。這裏所寫的就是抗日聯軍司令楊靖宇部下的一個兒童戰鬥隊，這個戰鬥隊是朝鮮兒童和中國兒童組成的，他們和成年的戰士們一樣，在敵人的殘酷壓迫下、在冰天雪地中，和忠於祖國的人民團結在一起，為保衛祖國而戰鬥。

楊 司 令 的 少 先 隊

郭 墟 著

秦耘生 繪圖·裝幀

米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米

書號：文(精) 0025 (高)

開本787×1092 1/30 印張 2 13/15 字數47000

(原中國青年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30 定價(4)0.46元

目錄

大鬍子叔叔.....	二
黑姑.....	六
楊司令的少先隊員.....	二一
上了一課.....	二五
爸爸躺着的地方.....	三
老奶奶不怕鬼子嗎？.....	二九
黑姑敢留下嗎？.....	三四
奇怪的火堆.....	四
最大的處罰.....	四九
在「院子」裏.....	五
圍困.....	五
鎖子還笑呢！.....	六
金奉淑呢？.....	七
向前走！.....	七
難道這就算完了嗎？.....	八〇

抗日聯軍①裏面孩子可真不少。這些孩子，要按當年長白山裏老輩人的叫法呢，就是「楊司令的小嘎②」！

他們平常總待在林子裏，可是不定什麼時候，就像一羣將下河的小鴨子，唧唧嘎嘎擁進村子裏，尖着嗓子唱起抗日十二個月來。每逢這個時候，屯裏人都跑到門口來，眼淚汪汪地盯住這羣背着「馬蓋子」③的小紅軍，忍不住地說：

「咱們中國亡不了國！」

①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一九三四年正式成立，編製成七個軍，到第二年發展到十一個軍和一個獨立旅。

② 楊司令：就是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軍長楊靖宇將軍。

小嘎：嘎音ㄍㄚ。小嘎就是小孩的意思。這是北滿的方言，和「小鬼」的意思差不多。

③ 是日本造三八式馬槍。

大鬍子叔叔

抗聯一路軍○有個隊長，名字叫張子和。一九三二年，在磐石○時，他就和楊司令在一起。那時候他扛着一棵老洋砲參加了磐石暴動，以後就和李紅光的弟兄在一塊活動。

一九三五年，金日成司令和楊司令「會合」○以後，他就領着一百八十個弟兄在松樹泊○一帶活動，遠近幾百里地沒有不知道「老張」的。

松樹泊，當地的人們都管它叫迷魂陣。這裏沒有江也沒有湖，原來是一座方圓一百來里的老松林子。這裏不是高山險嶺，可也不是平川地，而是一個漫岡連着一個漫岡，一棵老紅松挨着一棵老紅松。大白天，林子裏也是陰森森的；多年的老青苔從樹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抗日聯軍在一九三六年分編成三路。第一路軍就是由楊靖宇將軍領導的。

○縣名。在吉林省南部。一九三二年春天，磐石縣哈馬河子一帶的中國農民和朝鮮農民，在李紅光（共產黨員，朝鮮人）的領導下，發動武裝抗日起義，成立了磐石游擊隊。這支游擊隊漸漸壯大，到一九三四年就編成抗日聯軍第一軍。

○一九三五年九月，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和第二軍在濛江（現在改名靖宇縣）東北岔舉行了有名的大會師，決定了重要方針。

○在吉林省東北部。抗日戰爭中，抗聯一路軍和警備旅曾經在這一帶活動。

杆垂到樹根，遠看好像一座又高又細的綠塔。

在松樹泊裏走路可不能靠着太陽認識方向，因為這裏成年累月進不來陽光。你也不能靠着小河溝裏的流水看出東西南北，因為一道小河溝說不定在你腳底下繞上幾圈。任你走上幾天，也離不開原地幾十里，所以人們都管它叫迷魂陣。

張隊長的弟兄們拿松樹泊當「家」。有時候出去打鬼子一個「冷不防」，然後再繞回來。鬼子明知道這裏常有紅軍出入，可是總找不着便宜。這座老松林子好像一個大老虎嘴：鬼子進去的多就丟的多；進去的少算便宜，可以少丟幾個。說不清鬼子兵在這裏扔下了多少腦袋瓜。

張隊長和他的弟兄們在這裏並不是孤伶伶地單幹，他們總和楊司令聯繫着。楊司令有「令」，就派老交通員李福趕來；弟兄們一看老李福進林子，就知道楊司令來「令」了。

張隊長是快四十的人了，細高個兒，嘴巴上一圈絡腮鬍子，有點水蛇腰。他成天繫着一條黑腰帶子，走起路來使勁地往高處抬着兩條又粗又壯的長腿，上身左右搖擺。他在隊裏有兩樣特出的地方：一樣是五冬六夏老在頭頂上扣着一頂圓氈帽；再一樣就是每逢回松樹泊以後，屁股後頭老領着一個小黑姑娘。

黑姑娘名叫黑姑，新弟兄都以爲她是張隊長的親閨女；其實黑姑是朝鮮孩子，張隊長是道道地地的山東人。這事老弟兄全知道。原來黑姑是二連長崔日永留下的孩



子。

崔日永是金日成司令部下的弟兄，「會合」以後就到張隊長這個隊裏領二連。那時候黑姑才九歲。一九三七年秋天，崔連長在青溝子犧牲了，黑姑留在松樹泊裏不知道這個消息。弟兄們看這孩子太小，也就都不提這件事。

崔日永臨死的時候，就把黑姑託付給張隊長了。張隊長呢，和崔連長一塊在槍子底下鑽了好幾年，當然沒有二話可說。打那以後，張隊長就把黑姑從二連要過來，叫她在隊上和小囑們住在一處。

黑姑從小就時常和中國孩子在一塊玩，再加上二連裏多半是中國弟兄，所以一來二去就把中國話全學會了。黑姑管弟兄們叫叔叔，可是一百八十多個叔叔實在不好分別；沒法，就在叔叔上面加個外號。弟兄們當黑姑的面一提張隊長，就說：「大鬍子叔叔」！

弟兄們全喜歡黑姑這個機靈勁；每逢她一過來，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地逗着她說：

「黑姑，大鬍子叔叔來了嗎？」

黑姑眨巴着大眼睛，一邊嘻嘻地笑，一邊說：

「噯！叔叔來看你們了！」

緊跟着就是張隊長的圓氈帽，在樹空當間，左一撓右一撓；帽子底下是一圈絡腮鬍子。

黑姑

黑姑本來叫海古，中國弟兄叫別了就叫黑姑。說實在的，按相貌和外表來說，叫黑姑還真恰當。別的孩子在林子裏住長了，臉色都有些蒼白，唯有她長的黝黑。她的個兒不高，四方大臉，兩隻大眼睛又圓又黑，再加上漆黑的短頭髮，你說說，大夥怎麼能不叫她黑姑呢？

假如你頭一次和她見面，不管是她說話的口音或是一舉一動，你都會覺得她是中國孩子。可是你若仔細一看，她那對稍微有點高出來的顴骨，還有那短粗的身量，這時候你就會認出來：她原來是個朝鮮孩子。

黑姑很小的時候媽媽就死了，從記事的那天起，她就和爸爸在延邊給地主「撈青」^①。崔連長活着的時候常對大家說：

「黑姑是端人家飯碗長大的！」

黑姑離開爸爸的事常有。以前在家的時候，爸爸黑天白日地在地裏看水壩，那座

①「撈青」是地主剝削農民的一種方式，分「裏撈」和「外撈」。「裏撈」是由地主出地和種籽，由農民出勞動力耕種，收的糧食和地主平分（有時地主分一半以上）。「外撈」時，農民另外償還地主種籽等。



黑洞洞的小草房裏光剩下她一個人。她白天吞幾口涼苞米渣子，天一黑就鑽進那牀破棉花套裏，一直到太陽出來再鑽出來。好容易盼到爸爸回家了，爺倆就煮一頓熱飯在一個桌上吃。黑姑每逢這個時候，就含着眼淚看着爸爸的臉，可是任什麼也不說。……

崔連長犧牲以後，弟兄們都不說，她也沒在意，反正知道爸爸上楊司令那兒接任務去了。一晃過了一年多，日子一長，黑姑就有點疑心。她問過張隊長好幾次，可是每逢她一問起這件事，大鬍子叔叔就把隊裏的孩子全叫來，不是唱抗日十二個月，就是教給大家耍把戲。

有一天，張隊長領着隊裏的小嘎們上二連。到了那裏以後，大家就都湊到弟兄們旁邊，聽他們聊天。黑姑也湊到人堆旁邊，聽幾個弟兄談種稻子的事。她愛聽種地的事，對種稻子的事更愛聽……她一邊聽一邊往前湊，擠到人當間以後，就慢慢地坐了一個弟兄的破襪子皮上面。

「打完鬼子一定種水地！弄上一頭高麗牛！……」

一個三十多歲的弟兄一面擦槍栓一面說話，別人也跟着說起種稻子的經驗來了。

黑姑一聽有人要弄一頭高麗牛，急忙問道：

「叔叔！打完鬼子你要弄一頭高麗牝子嗎？……」

「弄一頭！……領你種水地。會嗎，黑姑？」

「會！我從小就和爸爸在地裏幹活，我都能認出來稻稈子呢！……」

二連的弟兄一看見黑姑就想起犧牲的崔連長來。這個連裏不論是中國弟兄還是朝鮮弟兄，和崔連長處得都很好。一聽到他犧牲的消息，年輕的小伙子們都哭的眼圈通紅，連飯都吃不下去了。……大家的心裏雖然常常想這件事，可是當着黑姑的面誰也不提。這回黑姑一提起爸爸下地的事，把大家的心思就勾起來了。一個年輕的弟兄沒留神，一邊摸着黑姑的短頭髮，一邊問她說：

「黑姑！想不想爸爸？……」

黑姑不講話了，也不笑了。隔了一會才輕輕地搖了搖頭說：

「不想！」

往常，黑姑只有等隊長喊她才離開人堆，這回她沒等喊她就悄悄地走開了。

傍晚，張隊長領着孩子們回到隊部，預備吃晚上這頓乾糧。馬架子①裏漆黑，在裏邊行動還得深深地彎着腰，不然頭就要碰在橫樑上。張隊長點着一棵松樹明子，放在一個木頭墩兒後邊。明子冒着黑煙，發出一股昏暗的亮光。林子裏風絲不透；馬架子裏又溼又悶。張隊長拿起餅子想到外面去吃；一抬頭，看見門口站着一個人，雖然光很暗，可是一看那個短粗的身量就知道是黑姑。張隊長彎着腰，對着黑姑說：

① 馬架子是用樹枝、高粱和茅草等搭架的窩棚。

「黑姑！吃乾糧沒有？」

「正吃呢！」

黑姑一面答着話一面往裏鑽，慢慢地湊到木頭墩兒旁邊，坐下來。她手裏拿着半塊餅子，吞吞吐吐地說：

「叔叔！……」

黑姑的聲音有點發顫，張隊長借着亮光一看，這孩子的嘴唇在哆嗦。

「黑姑！什麼事？說吧！」

「叔叔！……爸爸呢？……」

張隊長這回可難住了，他順手放下苞米餅子，又慢慢地摘下頭上的圓氈帽。

「說呢還是不說呢？」

張隊長一想，崔連長犧牲快到二年了，臨死的時候也說過，一定得叫黑姑知道，因為她也是抗聯的人……

這回張隊長到底全說了，不然也對不起崔日永啊！……末了，張隊長說：

「黑姑！你是楊司令的少先隊員……爸爸臨死的時候說了，他這口冤氣要靠你出啊！」

黑姑的兩隻大眼睛裏滾下兩顆亮晶晶的淚珠，半塊餅子落在腳底下。

這天晚上爺倆誰也沒吃飯，黑姑拉着大鬍子叔叔的手，圍着馬架子轉來轉去。林

子裏靜悄悄地沒有聲息，只能從上面樹梢的響聲裏，知道林子外面又吹過一陣風。林子裏面的「小咬」○還沒睡覺，有時叮在這爺倆的臉上，有時又叮在他們的手上。但是他倆誰也沒有心思去拍打；他們不咬聲不吭氣地繞來繞去。

黑姑一面走一面想：

「我從小就沒有媽媽，就是爸爸一個親人！……日本鬼子害得我們丟掉了家，又殺了我爸爸！……我就這麼一個親人！……我要替爸爸報仇！……」

楊司令的少先隊員

張隊長這裏一共有十二個小嘎，正好，全是少先隊員。這十二個孩子裏，有四個女孩子，其餘的全是男孩子。女孩子全是朝鮮人，歲數比男孩子大一些。頂大的叫金奉淑，是和黑姑一塊來的。她的媽媽是金日成司令的機槍手，一九三五年冬天，在延吉（鬼子叫間島）犧牲了。那時候金奉淑才九歲。

金奉淑的媽媽在延吉的時候，和黑姑的爸爸崔日永在一個排裏。當時這兩個孩子就總在一處，連參加少先隊都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天的同一天裏。金奉淑自從媽媽犧

○「小咬」比蚊子小，叮在皮膚上又疼又癢，使皮膚紅腫甚至潰爛。

牲以後，始終沒離開崔日永左右。「會合」以後，她也跟着到張隊長這裏來了。

她是個安安詳詳的瘦姑娘，說話的時候總是悄聲悄氣的。誰若是一看她，她就紅着臉低下頭。大家常說：

「這個香姑娘不像個扛槍桿兒的！」

八個男孩子裏，有三個人是從延吉老頭溝礦上來的，都是中國孩子。大家管他們叫「城裏人」，因為在礦上總算是見過大市面的。

這三個男孩子裏，頂小的名叫鎖子，比黑姑還小兩歲呢！這孩子歲數小，人長得又瘦，平常很少說話，一天到晚不離金奉淑身邊。隊裏的孩子們都歡喜他，都把他當做小弟弟看待。孩子們不出去便罷，只要有人出去，頂少也得帶回一把松籽給他嗑。

別看鎖子人小，心裏可懂事；時時刻刻不忘記自己是少先隊員。有時候他看見別人做工作又快當又俐索，自己心裏就着急，恨自己為什麼還不快點長大；長大了幹什麼不行啊？

其餘的那五個男孩子，全是從安圖縣大甸子來的，裏面有三個朝鮮孩子和兩個中國孩子。這幾個孩子的歲數都和黑姑差不離，只有趙萬儉比別人大一些。

趙萬儉外號叫趙胖兒，是個中國孩子，比金奉淑小一歲。提起趙胖兒來話可長啦！他一天到晚沒閒時候：不是打松鴉就是採松籽；連晚上睡覺的時候還連說帶講地直嘟囔。